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大厦店
华夏银行店
海航万绿园店
南方出版社店
国秀城店

《昆虫漫话》

全世界七十万种动物中，昆虫占了六十万种。种类既这样繁多，对我们的影响更属巨大：试看振翅枝头的蛱蝶，高唱柳梢的新蝉，好像都是和平的舞者、歌人，谁知它们曾有过拦阻火车，大毁森林的成绩。至于像疟蚊的布毒，竟促成罗马衰亡的一个因素，跳蚤的传播鼠疫，竟使欧洲人口减少四分之一，更是大家都知道的。

《昆虫漫话》用110幅手绘插图，优美地讲述了蜜蜂、蝴蝶、萤火虫、蚊蝇、蟋蟀、蝗虫、螳螂等14种昆虫的习性与生活，以及关于它们的寓言、传说、诗歌和历史。



作者：陶秉珍
出版：新星出版社
时间：2015-8

《最漫长的十四天》

通过为数不多仍健在的幸存者的证言、大量参与大屠杀日军士兵的回忆，以及当时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日记等，详实而缜密地还原了日军屠城期间十四天里诸多可怕场景和真实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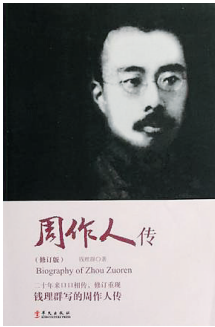
这是了解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最通俗、最震撼、最具阅读性的文本之一。



作者：陈庆港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5-9

《周作人传》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之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堕落为汉奸文人，但他对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我们能看到三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作者：钱理群
出版：华文出版社
时间：2013-1

《在忘川酒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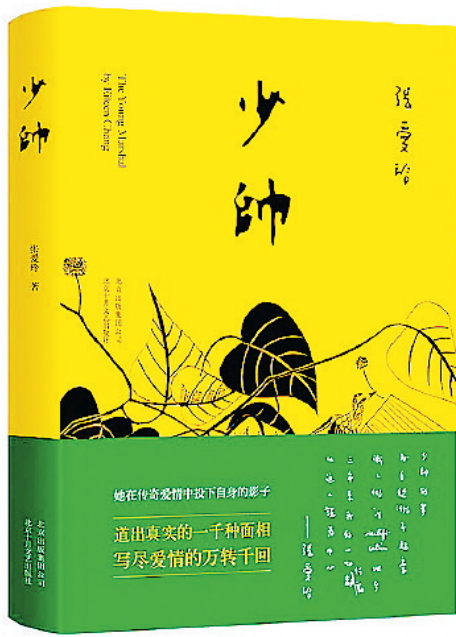
该书收录作者身为杂志主编十年来为杂志所写的卷首语。文章分心境、触感、回味、光阴、选择等五辑。内容关乎亲情、友情、工作与生活，笔意亲和而朴实，文字真诚而温暖。作者对文学的坚守，对读者的关爱，对亲人的担当，对生活的感恩，皆在最朴素的写真中娓娓道来，隽永而清新。



作者：黄灵香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5——10

《少帅》“出山”
张爱玲构筑的平行世界

文|本刊特约撰稿 云雅



成全一对男女的爱情。而在《少帅》里，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赵四小姐说过的一句话，触动了张爱玲的心弦：张学良的拘禁，反而成全了赵四小姐。因张学良，这位合书生、军人与花花公子于一身的新军阀，当他处于被拘禁的境地时，反而能与终身追随他的赵四小姐相依为命。这桩关系到一个国家、比一座城市陷落更大的历史事件，最终竟然成全了一对儿人。

《少帅》写民国初年，从张作霖进入北平到张作霖被炸死，再到“东北易帜”、张学良去南京就职。这一段历史风起云涌、纷纷芸芸，用鲁迅的诗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尽销于小儿女的喃喃话语之间。为了写这一段历史，张爱玲曾经想去台湾实地考察，也曾翻阅港台杂志的忆旧文章和传记，果不其然，在小说的一些细节里，研究者找到了彼时杂志上的文章的改写，但更多的是无从查考。除非是能找到张爱玲当时的阅读书单，就像最近有人从国家图书馆里找到王国维当年阅读的西文书一般。比如以下这一段写看戏：

她见过中途有些人离开包厢，被引到台上坐在为他们而设的一排椅子上。他们是携家眷姨太太看戏的显贵。大家批评这是粗俗的摆阔，她倒羡慕这些人能够上台入戏；尽管从演员背后并不见得能看到更多。

这种观众上台看戏的习俗，已是多年不见于舞台。这些年来，也只见过昆剧《1699桃花扇》里，在大舞台上摆上椅子，让没有表演的演员坐着当看客，观看小舞台上的表演。但这种场景，倒可以当做张爱玲对于世间

的一种观察和隐喻。也是小说中的作为小女孩的“周四小姐”（赵四小姐在《少帅》中的名字）的一种人生感想。

然而，通过材料重写历史细节之外，更重要的是小说的视角，那些情感的细节，倾注的却是张爱玲的自己。正如张爱玲所说：“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在《少帅》里，虽然经过翻译的“流失”，但那种张爱玲气息，仍然扑面而来。比如写“周四小姐”想了解“少帅”，想了解成人世界的愿望：

她是棵树，一直向着一个亮灯的窗户长高，终于够得到窥视窗内。

而“周四小姐”和“少帅”之间的感情和往来，既像《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又像《小团圆》里的邵之雍和盛九莉，也即，是一种张爱玲特有的情感经验与模式。张爱玲在书写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偏离和改写了历史中的人物，而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故事中的一个化身。

张爱玲与胡兰成

张爱玲与胡兰成，这一对民国文坛的著名文人情侶，他们的故事，经由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的《民国女子》，已为大众耳熟能详。诸多细节与金句，都已成为当代习语与野史的一部分。胡兰成在日本将《今生今世》寄给美国的张爱玲，但并无回应，似乎是这段故事的结局。然而，近年来出版的《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异乡记》、《少帅》等张爱玲遗稿，极大的改写了这一故事。因这几部作品，《雷峰塔》、《易经》、《少帅》皆有胡

兰成的影子，《小团圆》是二人关系的隐写，《异乡记》是张爱玲用中文写的寻找隐遁在温州的胡兰成的一路旅程。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是为胡兰成开启写作之秘密的天启式的人物，胡兰成亦是张爱玲纠缠不清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在张爱玲的文学经验中，胡兰成是一个刻骨铭心，以致被反复书写的一类角色。

在《少帅》里，“少帅”与“周四小姐”的情感故事，是不是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的“胡兰成与张爱玲”呢？有人指出，这或许与纳博科夫其时正在美国流行的《洛丽塔》有关，《洛丽塔》不就是写一位中年男子对一位“小萝莉”的不伦之恋么？“少帅”与“周四小姐”恰好亦如此。但如考察胡兰成与张爱玲彼时的年龄，也与这种年龄的相差相合。更重要的是，在《少帅》里，“周四小姐”对“少帅”的那种倾慕，一个小女孩眼中的情人的光辉，和张爱玲的表达何其相似，譬如这一金句：“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在《今生今世》里，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照片后所题的字。这种全身心的卑微的喜悦，不正是洋溢在小说《少帅》的整体氛围里么？而几经波折，在餐桌和客厅里，太太小姐们所谈论的民国风云过后，“少帅”与“周四小姐”因缘聚合，成其好事之时，那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又何其能反映“周四小姐”此刻之心意。

在《少帅》的结尾，张爱玲写到：“下一次南行，太太们也与他同坐一架私家飞机。终于是二十世纪了，迟到三十年而他还带着两个太太，但是他进来了。中国进来了。”“少帅”与“周四小姐”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此。据张爱玲原初的构思，这只是小说的三分之二，之后必定还会有“西安事变”，这才是决定小说中“少帅”与“周四小姐”之终身的“倾国之恋”。或许，还有在台湾的幽居等等。但是张爱玲已经厌弃“张学良”这个角色了，这有点像她后来再也不回应胡兰成一般。小说《少帅》或许没有写完，但张爱玲心目中的“少帅”已经写完了。“平行世界里的张爱玲”，依旧是张爱玲。那朵花在尘埃里开放，经历世事，又枯萎了。在一个个由张爱玲的文字构筑的世界里，来来往往的人与世，依然是张爱玲，依然是花开花落，人世轮转又无常。图